

少年的磨难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少年的磨难

丁 耶 著

少年的磨难

丁 耶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90 000字数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

长春市兴文印刷厂印刷

2 插页

印数：1—5 348册

定价：1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少年的磨难》这部自传体小说，描写了日伪统治时期，东北沦陷区少年黄东凡因路见不平，打了欺辱中国女孩的日本孩子武夫太郎，被迫离家出走后所遭受的种种磨难。他在有书读不了，有家不得归的浪迹天涯生活里求索，由一个单纯、幼稚，而又染上一些小知识分子气味的少年，逐步领悟了旧中国的黑暗，“底层”人民大众的可亲可敬，生存的价值和斗争的意义，最后毅然走向革命。小说由始至终贯穿一条“龙的传人岂甘受奴役，渴求知识，渴望自由”的主线。描写得亢愤而激动人心。是一部启迪人生，认识人生的自传体小说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离 家	(1)
第二章	航向大海	(13)
第三章	父亲的办公桌	(27)
第四章	难民船上的干姐姐	(43)
第五章	逆水行舟	(54)
第六章	夜海茫茫	(67)
第七章	奇特的惩罚	(85)
第八章	名落孙山	(95)
第九章	店员生涯	(108)
第十章	我的“大学”	(117)

第一章 离 家

1

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死了！”当我下学回家，把书包往炕上一扔，准备跑出屋会同学去玩儿时，妈妈没头没脑的来了这么一句。妈妈从来没有同我开过什么玩笑，其实她根本就不会开玩笑。当她说我“死了”的时候，声音发颤，眼圈儿发红，好象我真的死了似的。她那暗哑的声调使我想起几年前我身底下一个小弟弟的病死，她也是用这种凄切的声音宣布：“他死了……”妈妈的个性是很倔强的，从我记事起，就没有看见她哭过。今天她又用这种哀婉的声音宣布我“死”了，使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顽皮少年心里也产生了无名的恐惧。她用含泪的眼睛监视着我，深怕我再跑出去玩，连连警告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不许再出屋，明天就送你去天津到爸爸那里去！”我预感到将有重大的事情降临到我头上。是不是今天我同日本孩子打架的事被她察觉了？她每遇到我使她操心的事，总是这么一句：“我算管不了你，上

你爸爸那去吧！”看来我和小武夫太郎打架的事母亲已经知道了。但这又和“死”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看我被稳在家里，才郑重地补充说：“你的户口已让你老姨夫在警察所里报了死亡给注销掉；说你是叫那个武夫太郎一拳打在心口窝上，回家就断气了……尸首用芦席卷起扔到西门外乱坟岗子上，当天就叫野狗给扒吃光了……”看，她把我说的有多么惨，我只当故事来听，不时发出嘻嘻的笑声。“你笑什么，这是真的，明天我就领你下营口，把你送上船，你自己走，到天津时你爸爸会到码头上接你的。”我走进里屋又发觉她正为我收拾好行装，把那套只有在年节才允许穿的学生装也找了出来，旁边放着那双父亲从天津捎回来的法兰皮底的乌眼鞋，这双鞋我穿着还大两指，说等我上中学再用。还有里外三新的棉被和褥子也从箱底翻出，一股樟脑球混合着发霉的气味冲进我灵敏的小鼻子。这一铺一盖也是为我上中学在校住宿准备的。现在都提前拿出来。看来妈不是吓唬我，真的要把我送走。平时她不止一次地警告过我：“你同日本孩子打架，要惹杀身大祸呀！是会祸灭九族的！”她送走我并不怕，“我才不愿在这里当亡国奴呢！”我每吐出这句心里话时总把胆小的母亲吓坏，她惊恐地望望窗外，悄声制止我：

“别瞎说，你不要命啦！”那时“亡国奴”和“中国人”都不许说的。她再三提醒我：“咱是满洲国人嘛，是生活在‘王道乐土’的‘新天地’里嘛！”她象一个演员背台词一样教我背诵这些只有傻子才肯相信的鬼话。说实在的，母亲也并不真的认为被敌人统治的东三省是“王道乐土”。她在我刚懂事的时候就讲给我一些爱国英雄的故事，什么“英雄

泪”、“国事悲”，那是讲沙皇俄国侵略东北的历史故事，沙皇士兵偷挪国境线上的界碑，一夜之间就挪进我国国境一百里。也讲高丽的亡国恨，大英雄安重根是如何刺死日本首相日滕博文的。这些悲壮的爱国故事早就在我童心里扎下了根。她教我这套当顺民的词儿都是言不由衷的。

我真的要走了，也就是说要长期离开家，离开母亲，离开妹妹和弟弟们，此时我又产生留恋惜别的情绪，我留恋这座小城的一切；公园里的假山，校门前的操场和夏天洗澡的沙河沿。还有小学校里教我猴拳的体育老师侯世斌，外号叫“猴子”，他的猴拳打得真漂亮，我已学会整整两套。下学期还要教我们练棍棒。听说这就是孙悟空使的那套金箍棒。想到我将失去这些，又恨起那个横行霸道的武夫太郎了，他仗着那日本浪人的爹老武夫的势力，欺负我们中国小孩象家常便饭一样。老武夫是关东军的暗探，听老姨夫讲他的那半只胳膊就是义勇军给打断的。受伤以后才从关东军退役下来，在海城东门里开了这所白面房子。许多中国人在他的白面房子里把家产全糟蹋光。先是抽大烟，不过瘾就抽白面，抽白面不过瘾就打吗啡，最后披上麻袋片，冻死在阴沟里。这个老武夫成了县城里一大祸害。他的儿子武夫太郎才十二岁，就学他爹的样，到处欺负中国孩子。同学们给他起个绰号叫“武大郎”，因为他个头小，短粗胖。谁下学，都不敢从他家门口过。我就不在乎，偏偏要在他这个太岁头上动土。

我和“武大郎”打架，是由于他欺负同院住的女孩贾小玉引起的。有一天，小玉到街拐角小铺去打酱油，“武大郎”拽住小玉的辫子不放，嘴里还不停地骂：“支那小母猪”，被我路过看到了，岂肯袖手旁观。

小玉比我小一岁，长得很俊气，她的额前梳着柔软而光泽的刘海，遮着聪明的前额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有一种征服人的美。平时谁肯欺负这样一个俊女孩呢？那个长着猪嘴的武夫太郎也许是忌妒她的美丽吧？

我和小玉认识是由于我那七岁的淘气弟弟。弟弟好淘气打架，每次交锋都是得胜还朝。只有这次弟弟被打败了，哭着跑回家找我，我一听有人欺负弟弟就火了，这还了得，竟敢打我弟弟。非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不可，要不，我这个当哥哥的也脸面无光，“是谁打你了？走，去找他算帐。”我猜想欺负弟弟的一定是个粗壮的野小子。便准备和这个“凶手”恶斗一场，好叫全院都知道，我们这个外来户不是好惹的。当弟弟把我领到“凶手”家门口时，我发现花圃前有个同弟弟一般大小的男孩子也在哭着，他身边站着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小姑娘，正用眼睛盯着来势汹汹的我们小哥俩。弟弟一边哭，一边指着她身边那个男孩说：“是小斌打我的，他姐姐还拉偏架。”我还没有表态就听见那个姑娘分辨说“是你弟弟先打我弟弟的，你弟弟摘我家的花，我弟弟不让摘，他不听还打人！”我看看她家窗前小花圃里的卷莲花是

被折断了几朵扔在地上。喜欢花花草草，是女孩家的属性，我虽然淘气，也不到女孩玩的地方去惹事。在学校我非常讨厌那些流里流气专欺负女生的同学。一听说弟弟折女孩子的花，气就消了大半。再看小玉那双文静而又忧伤的大眼睛，我的气就全消了。“谁叫你揪人家花？该打！”说完我拉过弟弟扭身就往回走。弟弟不情愿地仰脸望着我，似乎在琢磨我这个一向勇敢的哥哥，今天怎么叫一个小姑娘给辖管住了。

那天，当我看见武夫太郎这小子欺负我们中国小姑娘，尤其是小玉，我怎能坐视不管呢，我把书包往马路边一撂，就冲了上去。先是拧开武夫紧攥小玉辫子的手，然后就同武夫撕打起来，一边提醒小玉：“快回家。”可小玉就是不肯走，她拾起我的书包，担心地立在一旁。当我再一次催促她快跑时，冷不防胸口被武夫太郎重重打了一拳，疼痛激怒了我，顺势照武夫小腹就是一脚，他双手捂着肚子倒在路旁。我拉着小玉的手飞也似地钻进小胡同。我没敢把这事告诉母亲，但我那天晚上没有睡好觉，担心日本浪人找上家门来。早晨上学也不敢从白面房子门前经过。到学校才听说武夫太郎被送进医院了。

3

母亲催我早点睡，明天赶9点30分的火车去营口，可她却不睡，还在为我收拾东西。我哪里能睡得着呢。翻来复去地想这两天发生的事。“武太郎”要真的死了那我可惹大

祸了。妹妹和弟弟也都没有睡，一个个把小脑袋从被角边探出来看我这个将被“发配”的哥哥。二弟比我小五岁，他平时最羡慕我做的弹弓，那弹弓比小贩卖的要结实得多，用它曾打落过十几只鸟。二弟曾几次想借用这个神奇的弹弓我都没答应。明天我就要离开他远行了……。想到这我心软下来。把小弹弓从我专用抽屉里拿出来交给二弟。二弟如获至宝，喜出望外。过去因为二弟偷着用我的弹弓，还挨过我的拳头，这次把弹弓赠送给他也算是道歉吧。妹妹是家中最老实的受气包，她比我小三岁，我常常欺负她，现在妹妹正用眼睛瞅着这个霸道的哥哥，她是很懂事的，为我的出走而伤心，把眼睛都哭肿了。这却引起我的反感，气汹汹地说：“你哭丧什么？我也没有真死！”我虽说气话，心里却觉得不是滋味。我太对不起妹妹了，平时什么事她总是让着我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依着我和弟弟吃，她这样惜别愈使我不安，还不如骂我几句好受些，可是老实懂事的妹妹怎能骂哥哥呢！对她这种歉意一直到了几十年后内疚依然存在心里。刚三岁的三弟也感到家里气氛异样，在被窝里悄悄问我：“大哥，你过几天就回来吧？”我怎么回答他呢？我也不知道能过多少年月才能归来。可是二弟却用兄长般的口气代替我回答他：“大哥过几天，再过几天，再过几天，再过老多老多天就能回来……”其实“过老多天”到底是多少天谁也解释不清楚，那时谁又能弄清这个阔别的期限呢？“过老多天”这个数字是在十五年后，东北解放才得到精确的答案呀！那时三弟已经十八岁了。二弟也不止一次问我，天津爸爸那里离咱家多远？我也不知道有多远，只晓得要隔一片大海，可是二弟

虽然是个八岁的孩子，凡事却很认真，非问个水落石出不可，作为哥哥的我答不出来，但又不甘心丧失哥哥在弟弟眼里的威信，便顺嘴胡诌起来：“有到天边那么远！”谁知道天边到我们这有多远呐！

夜深了，弟妹都睡着了，我又想到父亲。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在地当差，不常回家。据他自己说是作“大事”，管好几十号人呢。他是主张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的，所以放弃作一个地主命运的儿子而远走高飞。平素对我的学习抓得很紧。每次往家捎信都要问我考第几。对我的贪玩、好打架非常恼火。母亲还火上浇油常向父亲告我的状，说我常跑火神庙街说书场听大鼓书去。父亲有一次回家，见我不在，就到说书场找我。那天是星期日，我去听“活济公”讲《三侠剑》，我踢武夫太郎那一脚就是从“活济公”讲的《三侠剑》那里学来的招数，那叫“童子鸳鸯腿”。当时我正聚精会神听书，没有注意父亲从外边进来，他揪住我的耳朵把我拉出说书场，照准我的屁股就是一脚，把我踢出一丈多远。现在我马上就要到父亲跟前了，他知道我和日本孩子打架的事，是不是还要狠狠地踢我两脚？

4

时间已是深夜，我在胡思乱想中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朦胧中听见屋地下，有轻微的响动，我起初以为是老鼠又在挖洞，后来听见有金属的声音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原来是母亲蹲在地下干什么，她跟前点着一盏洋油灯，我从暗处看到她

正从地下面挖出一个四方洋铁盒子，从里边倒出不少大洋钱，我小时候曾看见过这种银元，有的上边铸有一个光头顶的人像，都叫它“袁大头”，有的银元上边铸着留分头和小胡子的孙中山，叫“小脑袋”。在伪满不相信日本人天下能坐长久的人家就把这些银元埋在地下。等张少帅团练大兵，收复东北再用。母亲也抱着同样希望的。她现在正一五一十地数着大洋钱。随后便取出针线，往一件我要换的新内衣上缝。我这时才明白母亲是让我把这些钱带走。她一边缝着一边不时地用手背拭去流下的泪水。母亲那年是三十六岁，由于父亲不愿当亡国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就离开她逃到关内去了，这个家全仗母亲支撑着，她每天省吃俭用，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给我们兄弟买点肉吃。我记得那年过中秋节，母亲给我们兄弟每人买一斤“半空儿花生”。二弟很快吃光了自己那份，把花生皮都嚼咽下去，并且向我建议：“不要把花生皮扔掉，你不希罕吃，都给我，好哥哥。”母亲虽然搬到城里，还是保持着农民的习惯，到春天去挖野菜吃。秋天把市集上丢的西瓜皮捡回来熬汤喝，喝得我们哥几个满头大汗，弟弟直喊香，还不知道那是西瓜皮熬的汤呢！其实家里并不穷，在乡下还有几垧山田，租给干妈一家种。但她要攒钱，说要给我们哥几个每人盖一处房宅。她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可把我们小哥几个苦坏了。我的一床尿垫子补了又补，一直铺到十二岁，我再也不想用了，她却把它传给二弟……没想到这个破草房里却埋藏着金银、首饰。她担心我在外边受苦，一方面也感到我这次出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。母亲脸上的泪珠更增加了我的离愁。

我刚朦胧过去，就被一阵大皮靴声惊醒，是日本宪兵来捉我？没有错，我翻身坐了起来，准备跳窗户，绝不能让鬼子生擒活捉。这时听见堂屋里有人说话：“大姐，采住子的行李都打好了吗？”这是老姨父的声音。我的心这才落地，不过也吓了一身冷汗。同老姨父一起来的还有老姨，他们是来送行的。

老姨父身材高大，念过奉天讲武堂，在奉军中当过连副，挎上盒子炮很威武，谁也料不到这样高大的汉子却长了个小胆子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老姨把他关在家里，不准他跟张少帅的军队往关里跑，也不准他拉队伍上长白山当游击队。更不准他去当汉奸，叫他呆在家里，做小买卖。做小买卖他是不会干的，只好在家“赋闲”。自己解嘲说：“我这是虎落平川哪！”伪满“大同”二年，他被一个老同学请出山，当上这个小县城的伪警尉补。我的户口就是他给注销的。他一进屋就开始向我妈讲我的不是：“大姐，你这儿子胆子也太大，竟敢在日本人头上动土。把我都吓坏了。那个白面房子日本老板，向我们警察所要凶手，说把他儿子踢伤快要死了，要抓凶手来给偿命。后来我一打听医院的孙大夫，才知道，那个日本崽子伤并不重，自己跑出院要找你儿子报仇。”我在一旁硬着头皮听着。幸亏母亲把酒烫上来，才堵上老姨父的嘴。老姨娘正忙着帮妈收拾东西。母亲向她交待她送我去营口这两天如何帮照料这个家。老姨娘非常疼

我的，她又背着老姨父给我两块大洋钱，叫我在路上花。一边埋怨母亲：“姐姐你真狠心，把采住子撵走，孩子还小啊！”可是老姨父却从旁插言说：“小什么，我十一岁就叫爹打出来了。”“你英雄，可天天在日本人手下当奴才！”

“那不都怪你？！要不，我早跟少帅进关去了，现在起码是个营长。”他拍着大腿叹口气，又喝上了一满盅，瞅瞅我说：“你小子在外闯荡江湖，好好干，可别学老姨父，娶了你老姨这个母夜叉，就算动弹不得！”我虽然小也清楚，老姨父所以没有跟张少帅进关是怪他自己胆子小。老姨父喝完酒就上警察所上夜班去了。

6

早上，我四点钟就被妈妈叫醒，虽然是早九点的火车，可妈妈心细，怕我出走被邻舍看见，头天晚上就托老姨父到大南门外雇好二马车，打算天不亮就领我起程。我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看饭已经摆到桌上，咸鸡蛋摆了满桌子，弟弟妹妹都在熟睡。母亲平时是节省的，不到年节或来人去客是不煮咸鸡蛋的。这回煮的可不少，叫我把鸡蛋带在路上吃。我挑了几个大的放在弟弟们的枕头边。当我把鸭蛋往妹妹枕边放时，她伸出手拒绝了，原来她早已醒了：“哥留你带着吧，家里还有一坛子呢！”妹妹是懂事的，一直没有睡。还要起来送我，妈不让，安慰她说：“在家照顾弟弟，过五月端午节的东西都准备妥了，你老姨给你们包粽子吃。”

明天是端午节，可我不能在家过节了。母亲匆匆地领我

走出了大门，二马车已经在巷口拐角等着我们。老姨帮我把行李往车上搬。这时我影影绰绰看到墙角边出现一个人影，啊，是贾小玉，她羞怯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。是谁把我今天早上离家的消息透露给她的呢？可能是妹妹，她们相处得很好。当我要上马车时，她突然跑过来，递给我一件小东西，纸包纸裹的。我接到手里还没来得及细看是什么，马车就出发了。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，马蹄声踏在碎石子铺的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车走到出北门往日本站去的柏油路上时，天才放亮，我偷偷地把小玉给我的纸包打开，里边是几件小玩艺：用丝绒线扎的小扫帚、粽子，还有一个用红布包香草做的小棉猴。这是故乡传统的风俗，过端午时给孩子们带在身上除五毒。我想起来了，在两天前，我看见小玉的小妹妹小芳胸前纽扣上就拴着这么些小玩艺，我非常羡慕，因为我小时候奶奶也给我扎过，连我的摇车上都拴着拳头大的小红猴。搬到城里以后，母亲一天忙到晚，没工夫给我们扎它。我当时曾和小芳要过，她却歪着个小脖子说：“这是姐姐给俺扎的，你不好也让姐姐给你扎嘛！”我听她这么一说反倒很不自然。没想到今天贾小玉起这么早就是为送我这个……真是无心话却遇上了个有心的姑娘。是的，明天就是端午节，我一定把它拴在胸前，去避邪，去除五毒。

我把小玉用五色丝绒扎的小粽子、小扫帚偷偷地拴在了胸前的纽扣上，忽听火车呜呜地吼叫声。这提醒我，火车站快到了。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座小城，离开亲人，我记起母亲昨晚对我讲的话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就死了。”是的，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座人间地狱，到另一个天地，那里有国旗、有

阳光，有春天……在那里，我敢大声地说：“我是中国人！”

